



岁月回响

街头饭场里的旧时光

张福东

说起吃饭,没人会觉得陌生。常有人笑着打趣:“活了大半辈子,谁还没吃过饭?一日三餐,顿顿没落下,要是真落下了,那可就麻烦喽!”

我这里要说的,是从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夕,豫北地区农村街头饭场里的一些往事。

那时,村里的爷儿们每天吃饭,像是约定俗成的习惯,一到饭点,准得端着饭碗往街上凑。大街旁这儿一堆、那儿一片,蹲着的、坐着的、站着的,到处都是吃饭的人。地上的碗盘也没个规整,满满当当地摆了一片又一片。那会儿通信不畅、信息闭塞,饭场便是村里最热闹的“消息集散地”——想来,这也是大伙儿爱往街上吃饭的缘故。

饭场也不只在街头,总会随着季节与环境变换地点,且大多设在公共场地。牲口院里的石磨盘上,常摆着两三个粗瓷碗,老黄牛偶尔甩着尾巴“咩”一声,混进碗筷的碰撞声里;老槐树下树荫浓得连成片,有人把碗搁在树根疙瘩上,腾出双手掰窝窝头,碎屑簌簌地落在脚边的青石板上;水井旁的石板被磨得发亮,挑水汉子歇脚时顺势坐下,桶沿滴下的水珠混着碗沿的米汤,在地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倒添了几分凉爽。

饭场上的吃相更是鲜活:有人往墙根一蹲,膝盖顶紧碗沿,扒饭的动作透着机敏;有人把一只鞋脱下来铺在地上,盘腿坐得十分自在;街旁粪堆边也常有人坐——那会儿粪是农家宝,挨着吃也不觉得脏,反倒像沾了“丰收气”。

大伙儿凑在一块儿,嘴上虽说啥,

眼睛却悄悄扫过彼此的碗盘,看谁家窝窝里掺着白面,谁家腌菜、拌菜或是酱豆里能瞧见点油花,谁家稀饭碗里还切了些啥——各人心里都门儿清。这不是攀比,是村里人最朴素的“日子观察”:看谁家更会盘算过日子,谁家光景过得顺些。其实那时吃食本就简单,肉类、油炸食物、炒菜都是稀罕物,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回;大多是腌萝卜、调辣椒和炸酱豆,或是蒸些野菜,拌个凉菜。实在没菜了,蒸成窝窝头或菜馍就着蒜瓣,或往窝窝头的凹坑里撒点盐,筷头再轻轻往油瓶里蘸蘸——那点油星子在光线下亮闪闪的,能让一碗糙饭变得可贵。

饭场里的人,总爱互相换着饭菜吃。偶尔有人端着碗起身,往隔壁叔伯碗里拨过半块菜馍,笑着说:“俺家娃今儿闹脾气不吃,你尝尝。”对方也不推辞,接过来就应:“回头让你婶给娃蒸个甜红薯,保准他爱吃。”就这么一句搭话,两家的交情又近了几分。这些事算不上什么“讲究”,却实实在在联络了感情,让彼此的情谊更浓了。

村里有位大伯,曾是饭场里的“谜”。他每天端的菜碗里,总躲着一两片油亮亮的红烧肉,颜色红得晃眼,香味勾得人嘴馋,可到了饭场他却从不碰,就着腌菜扒拉稀饭,非得等大伙儿散了,才端着碗慢悠悠往回走。时间一长,谁都觉得奇怪。有一回,一位大叔实在好奇,把碗往石头上一放,假装去解手,躲在树后想看个端倪。没一会儿,见四下没人,大伯赶紧端起碗往家赶——

大叔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肉是用来撑场子的。

这事没几天就在饭场上传开了,成了爷儿们蹲墙根抽旱烟时的热门话题。后来村里一位威望高的老人听到了,特意在饭场清了清嗓子说:“别乱传了!没看见他家三个小子都成年了,身上衣裳还打着补丁,到现在一个个都是光棍儿呢!那肉是他赶集时咬牙买的,舍不得吃,就给家里撑撑门面。人总有遇到难处时,能帮衬就帮衬,没能力帮衬的,别戳人家心窝子。”打那以后,再没人提起这事,有人路过大伯家门口时,还会悄悄放下一把刚摘的青菜。

其实,饭场不只是吃饭的地方,更像个“露天新闻台”。国内国外的大事,大伙儿从村支书家的广播里听来,传到饭场就成了“咱国家又造出拖拉机啦”“南方的稻子收成好”;邻村的新鲜事,赶集的人带回来就说:“李家村通上电啦!”“王家媳妇生了双胞胎!”

村里的家长里短,也随着饭香飘得满街都是:李家媳妇一早给公婆端了热粥,赵家儿子给岳父母买了新布鞋……还有些年轻男女的小故事,比如“张家闺女和李家小子昨天一起挑水了”,也会被人笑着提一嘴,当事人红了脸,旁人就哈哈笑着打岔,留几分钟体面。

饭场上也常有因小事红脸的时候。前阵子生产队分玉米,老王家说秤砣偏了,少称了两斤。李家叔不服气,怼回去:“分粮时你亲眼盯着的,咋能赖

人?”俩人越吵声音越大,脸红脖子粗,旁人劝了半天也没争出对错,最后不欢而散。

转天一早,饭场里老王刚端着玉米粥、摆上大葱炒酱豆坐下,李家叔就端着粥和豆腐乳走了过来。俩人眼神一对,李家叔直接夹块豆腐乳搁他碗里,老王跟着挖了勺酱豆递过去,俩人同时“嗯”了一声,头头的事就翻篇了。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村里的饭场早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家家户户的餐桌以及桌上喷香的饭菜。

前阵子回老家,我特意在饭点时往街上走了走,干干净净的街面上,没了蹲坐着吃饭的人,只有几位老人坐着小马扎在胡同口乘凉,有的手里捧着不锈钢茶杯闲聊,有的正在刷手机。我想起小时候的饭场,想起粗瓷碗里的糙饭、碗底的半块菜馍,想起邻居大伯碗里的红烧肉,想起为分粮吵架又和好的老王与李家叔。突然就觉得,现在日子是真的好了——不用再为一顿饱饭精打细算,不用再为一片肉舍不得吃,可那些蹲在街头的热闹、邻里间的体谅与热络,也成了心里最暖的记忆。

说到底,吃饭的方式变了——从街头的粗瓷碗到餐桌上的细瓷盘,从“能吃饱”到“吃得好”“吃出健康”,变化的是光景,不变的是咱老百姓对好日子的盼头。当年饭场里藏着的那些“苦”,如今都成了衡量现在“甜”的尺子——看着餐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看着家人笑着夹菜的模样,就清楚: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当年在饭场里盼了又盼的好日子。



履痕处处



虎头山上的祭奠

张新平

退休后,年轻时常在一起练武术的几个师兄,又旧情复燃,共同的认知爱好,让哥儿几个陆陆续续又聚在了一起。常常互望着满头白发,感叹人生苦短,曾经血性满腔的黄金年华转眼即逝,仿佛一夜间就从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情满怀,到了当今与世无争的年迈岁月。珍惜、过好每一天,成为退休人日常的主要话题。

一日,常练形意拳的师兄提议:哥几个能否一同到山西太谷追寻一下车氏形意拳起源的祖师及门派。话音刚落,大家一致赞同,3天后,哥儿几个开着车就出发了。

山西和河南是山水相连的邻省,然而,日常去的次数并不多,脑海里的山西印象是群山连绵,道路崎岖,山高石头多,出门就得爬坡。但这次出行,却改变了我对山西的认识,道路平坦通畅,满山翠绿,曾经需要一天时间的行程,现在一个多小时就能抵达。在那里,我们先后拜望了武术界颇有威望的张西征师傅和高保东师傅,从他们身上和与他们相关的故事中,我深深体会到,此次奔波,不单单是寻师问祖,更是精神层面上的一次洗礼,让我们个个收获满满。

走访计划完成后,得知这里离大寨不远,我们就决定去大寨看看。大寨曾是我国20世纪60年代农业战线上的旗帜,是大寨精神到模范带头人陈永贵,都是那个年代的人心中神一般的存在。

到了大寨不知何故,倍有亲切感。我们一边找导游,一边浏览路旁小卖铺,看到农副产品就有股冲动感,看到大寨小米,买!看到大寨醋,买!这是大寨人应该得到的全国人民的尊重和回报。

大寨名声大,其实面积不大,不足2平方公里。1952年,陈永贵接任了贾有才主动让贤的村党支部书记一职,成为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从小为人打长工,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他之所以能在大寨干出非凡业绩,首先是他自身要求严格,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群众着想,没有花拳绣腿的作秀,只有踏踏实实的苦干。如今,他虽已离去多年,然而,大寨老少爷儿们提起他仍津津乐道,看得出来大家从心底怀念敬仰他。

再说陈永贵上任后,他深知大寨贫苦的症结所在:地少,粮食产量低。要想改变大寨一穷二白的面貌,首先要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从根本的地少、粮食产量低上入手。于是,他和大伙儿酝酿了一个为期10年的造田改地计划。第一战,就是大战白驼沟,动员了全村仅有的58名男劳力,开始大兵团作战。掰指头算算,原计划两个月完成任务,结果吃苦耐劳的大寨人实际用了48天,就坐了24



四季风铃



偷枣

秦保树

又是一年秋来到。作为农村的孩子,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可娱乐、可消费的,能够在应季果实成熟时大快朵颐就是快乐而又满足的事情了。当然,最享受的是人口的瓜果不能是自己的。因为对自家的瓜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可以从容不迫去慢慢享受。也许就因其容易得到、毫无悬念,才少了分刺激与喜悦。

每每看到挂满树枝,躲在茂密的树叶间的或红或青的大枣时,我不觉手痒难耐,眼馋不止。如果枣枝肆无忌惮地伸出主人的院墙,几乎遮盖了本不宽敞的胡同,那种一饱口福的欲望毫不犹豫地蹦了出来。看看四处无人,我就在地上寻找砖头瓦块类的东西,奋力投向挂枣稠密而又红彤彤的地方。最红的枣自然是在最高处或是枝的尽头,炫耀性地散发着迷人的诱惑。作为七八岁的农村娃,仅有一丝丝矜持早已不堪一击,荡然无存,一如深秋飘落的树叶。当砖头瓦块击中那些树枝,呼呼啦啦地落满地面的是或红或青的大枣,当然还有摇曳的片片树叶,往往此时院墙内会响起女性苍老而无力的吆喝声和骂声。我快速而准确地把把熟透发红的大枣捡起来装进口袋,如果没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就将那些顺带落下的青枣也捡起来。如果运气不佳,院子里是一个男性的声音,我就匆忙捡起几颗品相好且红透的大枣,快速跑到胡同躲到拐角处偷偷回望。如果那人追过来,我就撒开脚丫躲进一个不易被发现的角度。待忐忑的心平复下来,我悄悄探出脑瓜,确定已经安全后,才开始享受这来之不易的“战利品”。那时吃枣,不会像现在的人那样用水反复冲洗,往往是用手指稍加揉搓就塞进口中的,如果手指不干净,就拿大枣在衣服上蹭一蹭再吃,虽然衣服也是脏兮兮的。

最有趣的要数小伙伴们集体参战了。那个时候,大人一般会在午饭后去睡一会儿,而我们等大人入睡后悄悄下床溜出大门,三五成群约齐后,就

条坝,造了5亩好地。这在山高石头多,缺地少土的大寨,可是历史上一件大事。完工当天,全村人在村中央大柳树下庆贺。陈永贵没有满足当下的一点战果,继续夜以继日,亲力亲为,带领全村男女老少,在没有机械、没有炸药的情况下,用最原始的镰头、铁锨、钢钎、大锤、箩筐、扁担等,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用时10余年,硬是在后底沟、虎头山、狼窝掌等荆棘丛生的山坡上,砸石平地,铲荆除草,将数百亩坡地改造成梯田平地和高产田。在造田的同时,陈永贵还科学地将秸秆还田,有效改良土壤,农作物产量大幅提升。然而,识大体、顾大局的大寨人远不止如此,他们又向国家无偿上交爱国粮175万斤。这就是一个仅有百余户人家的小山村的家国情怀,这就是大寨人的心胸与格局。

1963年8月,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暴风雨袭击了全国许多地方,其中,大寨也深受其害。面对国家及时送来的救济粮和救灾款,大寨人拒绝了!不是不需要,而是大寨人在陈永贵带领下的为国为民情怀、思想境界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国家需要救助的地方、群众还很多,大寨人还能过得去,要把这些物质、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大寨人是真诚实在的,说到做到,在第二年自救成功的同时,又及时向国家上交了人均80斤爱国粮。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渐渐扬名在外,受到无数国人的赞扬和敬佩。大寨人和领头人陈永贵面对困难不低头,苦干、实干,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是逐渐被挖掘出来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由此,大寨一夜成名。

导游娓娓道来,我们看似平静的表情,实则,个个早已心潮澎湃。时代造就了英雄,英雄又推动了时代的发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一代人更应该有一代人的传承。导游告诉们说:“我很乐意向你们这代人讲解,因为很快能引起共鸣。我也很愿意给年轻人讲解,希望他们能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前面就是埋葬在虎头山上的陈永贵老书记的墓地了。”导游的一句响亮的话语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我迈步上前,环顾四周,松柏环抱,草伴花拥,不觉肃然起敬,泪湿眼眶。眼帘中,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大山中走出,头上勒着标群众温饱问题的,从根本的地少、粮食产量低上入手。于是,他和大伙儿酝酿了一个为期10年的造田改地计划。第一战,就是大战白驼沟,动员了全村仅有的58名男劳力,开始大兵团作战。掰指头算算,原计划两个月完成任务,结果吃苦耐劳的农民;他又是不平凡的,他的名字永远和大寨连在一起。

面对墓碑,我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深深弯下了腰。



馨香一瓣



平常心

洪景立

前一段下乡办事,裤子不慎挂了个小口子,露出了大腿,当时心里慌张起来,唯恐别人笑话,故意把背包带放长,想遮挡住口子,还时不时地把手放在口子上捂住。可事与愿违,行为举止反而显得很狼狈,窘态百出。别人和我打招呼,也总觉得他们的眼光异样,我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拘谨。整个下午心绪惶惑不安,无心做事,回到单位就赶紧驱车回家换裤。

到家后,妻子找了一条同颜色的裤子放在了床头,让第二天早上换穿,我把烂裤子脱掉后也随手放在了床头。第二天早上,我穿上裤子就匆忙上班去了。一整天,我去了好几个单位办事,事办得也很顺,言行间再也没有裤子破了时的窘态。下午回到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忽然感觉大腿有点凉,我低头一看,懵了,才发现自己清早起床时慌张,还是把烂裤子穿上了,一天办事我都没感觉到,心理上就是认为换上新裤了,心态很正常,可是……我无语了。晚上回到家,我对这件事进行了反思,看来心态很重要,它左右着人的情绪啊。想想工作和生活中一些事,我感慨万千,一个好的心态对我们的工作、生活是多么重要啊!

在工作、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都要有一颗平常心。对事要看淡些,对人要看简单些,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都是过眼云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云淡风轻,有些事你看得太重了,思想就会顾虑较多,感觉很累。有些人你过于在意,只会让你感到很压抑,受伤的是自己疲惫的身心。所以,凡事应顺其自然,得意之时淡然,失意之时坦然,保持一颗平常心,才不至于使自己过得很累。

工作、生活中不要太过在意别人的眼光。生活在别人的眼光中,你会失去自我。刻意思意别人的眼光,自己会感觉到不自在,也会使自己表现出不自信。我们不是为别人而活的,“走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只要自己问心无悔、开心就好。

工作、生活中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其实你在别人眼里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路人甲乙丙丁。也许根本没有人关注你的一言一行,是我们自己太自以为是,把自己看得过高,烦恼也就多了。

让我们每个人在工作、生活中都怀有一颗平常心吧,正确对待人生,开心工作,快乐生活。



榴花



人间真情



难忘那碗鸡蛋面

仄平

豫东人的鸡蛋面,吃鸡蛋不见鸡蛋,舀半瓢面、一碗水,打一两个鸡蛋,搅拌均匀,揉搓至手光、面光、盆光后,醒上一会儿,开始用一米左右的擀面杖,擀成圆而薄的一张面剂,再对折几回,最后一刀刀切成或宽或细的面条。这时,铁锅里水也沸起来了,抖散开下面,捏上一撮盐,再扔进一把小青菜,前后个把小时的工夫吧,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鸡蛋面出锅。

祖父的铁匠炉熄灭后,父亲不得不外出打工,还常常找不到活计。我家距乡中有十几里路,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的住校花销。姥姥家在另外一个乡镇,距离一所很有名气的农村中学也就五六里路,走读就基本上不花钱。眼看同伴们都领到新书了,我上学的事儿还没着落,母亲咬咬牙:要改变命运就得上学,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应到底。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一片又一片玉米地,来到了姥姥家。

姥姥一生好强、身体健朗,八九岁的时候,还种庄稼、养羊兔、蒸酿醋。等几个在家的舅舅和舅母都到齐了,她开腔了,要说出门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咱不管也说得过去,但小孩儿上学却是大事,总不能一辈子都瞪眼睛吧。一圈人连连点头。这时,只见姥姥“蹭”地站起来,伸胳膊、拍拍腿,语气十足地说,多一张嘴就是加一双筷子、添一碗水的事,俩娃上学吃饭的事儿就这样定了。



诗林折枝



新乡妞李福贵:“打豆腐的来嘞——”



李青青

清晨,你与雾里的小鸟一同醒来
沐着露水儿发动小货车
去批发蔬菜和小百货
然后开车奔向一个村落

不是每个村落都有小商店
山沟沟里的小村
只有几根拐杖支撑着
记不清哪天生
村里飘来脆生生的吆喝:
“打豆腐的来嘞——”

这声音像百灵、像黄鹂
一下子刷新了老人们的视听
一声声“大爷、大妈”叫得暖心
你把饼干递到一双双颤抖的手上
三元五角的,从不斤斤计较
你还加上鞋子、衣裳
亲手为老人穿上
瞧瞧合不合身、好不好看
皱纹里的笑容像花一样绽放
后来,你成了村里老人们
心头的惦念、心间的光亮

良心换良心,黄土变成金

老人们唤你一声“妞”
那是把你当成了亲闺女
买东西,只认你
几天不见,心里就空落落的

“打豆腐的来嘞——”
这一声声呼喊蕴藏了几多温柔
不光是卖点油盐酱醋
你还给老人们拍照片
定格他们慈祥的笑容
配上相框送上门

你精心组织他们外出旅游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天,满车的笑声
惊飞了路旁栖息的鸟雀
从此,他们眼中的世界
不只是连绵的大山
还有城市的斑斓
这原本是儿女们该做的事
你做得尽心尽力
并觉得己收获了很多

不知从哪天起
你卖货时又添了新主意

挂起印有天安门的幕布
你一按快门就把老人“送”到了北京
你圆了多少老人一生的梦啊

当善良遇见善良才能开出最美的花
老人们总想留你吃饭
“你就坐下尝尝吧!”
这份邀请是掏心掏肺的温情

记不清哪一天,你在抖音上火了
其实,不是你需要流量
是流量需要你这束怀揣良心的光亮

你的善举没有脚本
却直击人心最柔软的部分
“豆腐西施”也好、“卖菜西施”也罢
你为乡亲们捎来了福也带来了贵
今天火了的你依旧是你
你依旧怀揣善良

我不愿扰了你的宁静
隔着屏幕默默地写诗
愿你把真善美继续传递
慰藉遥不可及的乡愁